

## 《萨顿丛书》总序

江晓原

《萨顿丛书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2006年10月第1版

乔治·萨顿（George A. L. Sarton）号称“科学史之父”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，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，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。现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学术刊物ISIS杂志是萨顿创办的（1913年），科学史学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萨顿而成立的（1924年）。通过在哈佛大学数十年的辛勤工作，萨顿终于完成了——至少是象征性地完成了——科学史学科在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过程，例如：设立科学史的博士学位（1936年）、任命科学史的教授职位（1940年）等等。

2006年是萨顿去世50周年。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上海交通大学，来出版这套《萨顿丛书》，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。

这套丛书包括如下五种：

萨顿：《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生命》

萨顿：《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价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历史研究》

刘兵：《新人文主义的桥梁》

前四种萨顿的原著，基本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萨顿的思想、观点和学术路径，第五种是刘兵教授专门解读萨顿的著作，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深入解读萨顿的著作，故特收入本丛书，可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萨顿及其思想。

20世纪20年代前后，是一个大发宏愿的年代。

那时，阿诺德·汤因比（Arnold Toynbee）开始写他的宏篇巨著《历史研究》（全书12卷，至1961年出齐）；威尔·杜兰特（Will Durant）也已经发愿要写《世界文明史》（全书11卷，至1968年出齐）。

大约与汤因比和杜兰特同时，萨顿正在为科学史学科的确立不懈努力，也大发宏愿。他的宏愿是撰写一部《科学史导论》，要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，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。然而这部书他只写了3卷（第三卷1947年出版），只论述到14世纪而止。后来萨顿的宏愿又进一步扩大——他决定写“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”，全书计划中共有9卷，可惜到他1956年去世时，仅完成头两卷：《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》。此书的写作计划遂无疾而终。

与此类似的是李约瑟的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（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）——这是他原书的正式书名，但他请朋友在扉页上题写的中文书名是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，国内就一直使用，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。李约瑟开始写此巨著的时间，与萨顿开始写“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”约略相同，都在40年代。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第一卷出版于1954年，与萨顿巨著第一卷的出版（1952）也仅差两年。

要说这两部书的命运，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。他的写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扩大，达到7卷，34个分册，到他1995年去世时，已出版了约一半的分册。当然，李约瑟的工作条件应该说也比萨顿好，特别是他先后得到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助——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鲁桂珍。由于鲁桂珍和李约瑟的特殊关系，来自鲁桂珍的帮助就不仅仅是事功上的，而且还是心灵上的、精神上的，这一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。

在20世纪20年代动笔的两部巨著，按理说题目更为宏大，写作条件也相对要艰苦些，却都在作者生前顺利完成。而开始于40年代的两部巨著，主题相对小些（当然也是非常宏大的），条件肯定更好些，却都在作者归于道山时远未完成，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？还是背后另有更深刻的原因？

今天的人们，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，窗外有百丈红尘，其诱惑越来越剧烈，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牵越紧，每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，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，离精神家园越来越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宏大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。作者懒得写，读者也懒得读了。

汤因比也好，李约瑟也好，他们在晚年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局面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巨著编简编本，以便提供给“一般公众”阅读。汤因比自编的简编本就是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的《历史研究》——这样近百万字的一册，虽然只是原著的简编本，在今天看来也已经是“巨著”了！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则请科林·罗南（Colin A. Ronan）将李氏巨著改编成简编本，中译本定名《中华科学文明史》，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，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。现在李氏和罗林俱归道山，此5卷简编本则已于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。

萨顿的宏愿虽未完成，但他一生留下了15部著作，还有300多篇论文和札记，79篇科学家评传，已经蔚为大观。然而他的重要著作《科学史导论》、《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》都还没有中译本。我们知道，翻译、出版这类学术著作，也要大发宏愿才行。

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爱读书了，经典更受冷落。萨顿的巨著目前虽还没有中译本，但这套丛书中所收入的几种著作，也不失为经典之作。而在科学史领域，萨顿作为西方科学史“正统”的精神“教父”，他是无法被越过的——事实上，任何所谓“跨越式发展”的愿景，都不可能略过该补的课、跳过该经历的阶段而实现。

此次《萨顿丛书》的出版，在亲近科学史经典的同时，还有两层意义：这既是对萨顿其人及其对科学史事业不朽贡献的纪念，也是对萨顿宏愿——归根结底是要架设起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——的致敬。

大发宏愿的年代，也许已成过去，但是，让我们怀念这样的年代吧。

二〇〇六年九月九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